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魏淳曾

朱子語類卷三

鬼神

因說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着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底理會得將間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管去理會沒緊要底將間都沒理會了○淳

義剛聞

同别出

義剛將鬼神問目呈畢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着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説盡了今且須去理會眼前事那箇鬼神事無形無影莫要枉費心力理會得那箇來時將久我着實處皆不曉得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箇皆是面前事做得一件便是一件如易便自難理會了而今只據我恁地推測不知是與不是亦須逐一去看然到極處不過只是這箇義剛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必大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

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如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去僞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

之降可知升卿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恪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燾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為神夜為鬼生為神死為鬼豈不是界分義剛

叔器問先生前説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義剛。淳同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胸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爾又曰以功用謂之

鬼神即此便見道夫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揚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方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

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揚謂

册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揚平昔見册

子上弃人說得湍頭湍耳只是都不曾目見先生曰
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
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
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邵先
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
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為有之邵又
言蜥蜴造雹程言雹有大者彼豈能為之豫章曾有
一劉道人嘗居一山頂結菴一日衆蜥蜴入來如手

臂大不怕人人以手撫之盡吃菴中水少頃菴外皆
堆成雹明日山下果有雹此則是册子上所載有一
妻伯劉丈致中兄其人甚樸實不能妄語云嘗過一嶺
稍晚了急行忽聞溪邊林中響甚往看之乃無數蜥
蜴在林中各把一物如水晶看了去未數里下雹此
理又不知如何造化若用此物爲雹則造化亦小矣
又南劍鄧德喻嘗爲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常
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煙出少頃

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生死復爲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又云南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末梢無疑始得不然民倚神爲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頸上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先生謂一僧云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

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問敬鬼神而遠之則亦是言有但當敬而遠之自盡其道便不相關曰聖人便說只是如此嘗以此問李先生曰此處不須理會先生因曰蜥蜴為雹亦有如此者非是雹必要此物為之也揚

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為無鬼然却又有真箇見者

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爲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耳必大因問虹霓只是氣還有形質曰既能啜水亦必有腸肚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必大

因說鬼怪曰木之精夔魍魎夔只一脚魍魎古有此語若果有必是此物淳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泳○以下並在人鬼神兼論精神魂魄

問死生有無之說人多惑之曰不須如此疑且作無主張因問識環記井之事古復有此何也曰此又別有

説話力行

問生死鬼神之理明作録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一則爲人散則爲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爲主人得之以有生明作録云然氣則有清濁氣之清者爲氣濁者爲質明作録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爲也形體明作録作骨肉皮毛陰之爲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註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

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明作録云醫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

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别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

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糅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因舉似南軒不信鬼神而言○閎祖○賜

錄云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是氣否曰中是理理便是仁義禮智曷嘗有形象來凡無形者謂之理若氣則謂之生也清者是氣濁者是形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魄謂之質所謂精氣爲物須是此兩個相交感便能成物游魂爲變則所謂氣至此已盡魂升於天魄降於地陽者氣也歸於天陰者質也魄則降於地謂之死也知生則便知死只是此理夫子告子路非拒之是先後節次如此因說鬼神造化之迹且如起風做雨震雷花生始便有終也又問人死則魂魄升降日漸散而不復聚矣然人之祀祖先却有所謂來假來享此理如何曰若是誠心感格彼之魂氣未盡散豈不來享又問如周以后稷爲始祖以帝嚳爲所自出之帝子孫相去未遠尚可感格至於成康以後千有餘年豈復有未散者而來享之乎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爲一物而爲性也但人分上所合當者便是理氣有聚散理則不

可以聚散言也人死氣亦未便散得盡故祭祖先有感格之理若世次久遠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這一氣相傳下來若能極其誠敬則亦有感通之理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曰然則羊叔子識環之事非邪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又問世之見鬼神者甚多不審有無如何曰世間人見者極多豈可謂無但非正理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别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魂魄無所歸自是如此昔有人在淮上夜行見無數形像似人非人旁午充斥出没於兩水之間久之纍纍不絶此人明知其鬼不得已躍跳之衝之而過之下却無礙然亦無他詢之此地乃昔人戰場也彼皆死於非命𠜉究抱恨固宜未散又問知鬼神之情狀何縁知得曰伯有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

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又問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豈爲造化之迹乎曰若論正理則庭前樹木數日春風便開花此豈非造化之迹又如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常見故不知怪忽聞鬼叫則以爲怪不知此亦是造化之迹但非理之正耳又問世人多爲精怪迷惑如何曰家語曰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亂所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春榮秋枯此理之正也忽冬月開一朶花豈可謂無此理但非正耳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未須理會也坐間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爲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爲所污後因爲人放爆杖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絶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神祇却被小鬼污却以此見設醮無此理也○明作録云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

耳才見説鬼事便以爲怪世間自有個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爲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説無便不是餘同

才卿問來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噓吸皆然不獨死者爲鬼生者爲神故横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説終古亦是此義去終古之所之兮今逍遥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用之云既屈之中恐又自有屈伸曰祭祀既得鬼神來格便是就

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僩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問遊魂爲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僩問天神地祇人鬼地何以曰祇曰祇字只是示字蓋天垂三辰以著象如日月星辰是也地亦顯草木山川以示人所以曰地示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

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乆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爲神怪者乎如黄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爲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

逝矣他是甚麽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僩○淳錄云問其氣發揚於上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

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面薪盡則烟只管騰上去淳云終久必消了曰然

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如何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裡見一身只是個軀殼在這裡内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又云如魚之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裡面

水鱖魚肚裡水與鯉魚肚裡水只一般仁父問魂魄如何是陰陽曰魂如火魄如水賀孫

因言魂魄鬼神之説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横在這裡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僩○饒録云若以對待言一半是氣一半是精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

分數多實分數少底 賜

問魂魄曰魄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魂是發揚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聽能聰心能強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又曰草木之生自有箇神它自不能生在人則心便是所謂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是也又問生魂死魄曰古人只說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近時人方推得他所以圓闕乃是魄受光處

魄未嘗無也人有魄先衰底有䰟先衰底如某近來覺重聽多忘是魄先衰又曰一片底便是分做兩片底兩片底便是分做五片底做這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逓邅分做兩箇氣裡面動底是陽静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

植物

先儒言口鼻之嘘吸為䰟耳目之聦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概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䰟

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
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
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熒之
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
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祟蓋魂先散而魄
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
火尚遲則能為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
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

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

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魄而後有魂故魄常為主為幹 僩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産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淳

動者魂也靜者魄也動靜二字括盡魂魄凡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也今人之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爾魂若去魄則不能也今魄之所以能運體便死矣月之黑暈便是魄其光者乃日加之光耳他本無光也所以說哉生魄旁死魄莊子曰日火外影金水內影此便是魂魄之說僴○有脫誤

耳目之聰明為魄魄是鬼其自覺氣盛則魄衰童男童女死而魄去化○升卿

魄是耳目之精魂是口鼻呼吸之氣眼光落地所謂體

魄則降也

或問口鼻呼吸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曰精氣為物魂乃精氣中無形迹底淮南子注云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釋氏四大之説亦是竊見這意思人之一身皮肉之類皆屬地涕唾之類皆屬水暖氣為火運動為風地水陰也火風陽也

或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

之中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有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粗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兩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如何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

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人之能思慮計畫者魂之為也能記憶辨别者魄之為也 僴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此是魄强所以記得多 德明

問魂氣升於天莫只是消散其實無物歸於天上否曰也是氣散只是才散便無如火將滅也有烟上只是便散去緣木之性已盡無以繼之人之將死便氣散即是這裡無箇主子一散便死大率人之氣常上且如説話氣都出上去 夔孫

魂散則魄便自沉了今人説虎死則眼光入地即是如此

問人死時是當初稟得許多氣氣盡則無否曰是曰如此

則與天地造化不相干曰死生有命當初稟得氣時便定了便是天地造化只有許多氣能保之亦可延且如我與人俱有十分俱已用出二分我才用出二分便收回及收回二分時那人已用出四分了所以我便能少延此即老氏作福意老氏惟見此理一向自私其身 淳

問黃寺丞云氣散而非無泳竊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

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　胡泳

問有人死而氣不散者何也曰他是不伏死如自刑自害者皆是未伏死又更聚得這精神安於死者便自無何曾見堯舜做鬼來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

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

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一理言

非死生之常理也人傑錄畧

伯有為厲之事自是一理謂非生死之常理人死則氣

散理之常也它却用物宏取精多族大而強死故其

氣未散耳㽦

光祖問先生所答嵇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為厲

別是一理又如何曰亦自有這般底然亦多是不得

其死故強氣未散要之久之亦不會不散如漳州一件公事婦殺夫密埋之後為祟事旋發覺當時便不為祟此事恐奏裁免死遂於申諸司狀上特批了後婦人斬與婦人通者絞以是知刑獄裡面這般事若不與決罪償命則死者之冤必不解又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　賀孫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如何曰是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寃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浦城山中有一道人常在山中燒丹後因一日出神乃囑其人云七日不返時可燒我未滿七日其人焚之後其道人歸叫罵取身亦能於壁間寫字但是墨較淡不久又无揚嘗聞張天覺

有一事亦然鄧隱峰一事亦然其人只管討身隱峰云說底是甚麽其人悟謝之而去 揚

問遊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宏如伯有者亦

是卒未散也横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横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似不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嘘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

云魄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説與此大段相合 賀孫

萇宏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宏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廣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記金山事如何曰乃此婢子想出問今人家多有怪者曰此乃魑魅魍魎之為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一脚問某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某人家數

日其家果死一子　可學

鄭說有人寤寐間見鬼通刺甚驗者曰如此則是不有不無底紙筆　淳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為以敵之者曰後世人心奸詐之甚感得奸詐之氣做得鬼也奸巧　淳

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

可學

或問鬼神曰且類聚前輩說鬼神處看要須自理會得且如祭天地祖考直是求之冥漠然祖考却去人未久求之似易先生又笑曰如此說又是作怪了也祖道

○以下論祭祀祖考神示

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

箇天地陰陽之氣人與萬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其氣雖已散這箇天地陰陽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而子孫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縁是理常只在這裡也賀孫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概以理為主而亦兼

以氣魄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那箇不是理那箇不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

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義剛

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即祖先

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才感必應
周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
者為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
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著者
至人則死為鬼矣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
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
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葢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
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

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雉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

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義剛淳同。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裡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

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裡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説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没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禀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説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

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
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
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
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
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
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
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

云以旦代其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

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絶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萴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

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盖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黄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句芒他便是逺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_{些池作此}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

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某討說只說到這裡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問鬼神是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

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又曰先輩說魂魄多不同左傳說魄先魂而有看來也是以賦形之初言之必是先有此體象方有陽氣來附他人

鬼神以主宰言然以物言不得又不是如今泥塑底神之類只是氣且如祭祀只是你聚精神以感之祖考是你所承流之氣故可以感揚

祭行夫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此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 時舉

問祭祀之理還是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否曰鬼神之理即是此心之理 恪

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來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於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他一氣之流傳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 僩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焫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魂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人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他相合復不獨是要他活是安聚他魂魄不教便散了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也是要去聚

得他人

問祖考精神既散必須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陽求諸陰方得他聚然其聚也倐然其聚到得禱祀既畢誠敬既散則又忽然而散曰然子蒙

問死者精神既散必須生人祭祀盡誠以聚之方能凝聚若相奪予𡖅事如伊川所謂别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或是他有這念便有這夢也不可知子蒙

問死者䰟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裡否曰古人自始死弔䰟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裡古者釁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筴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釁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子蒙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

抑眞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眞有雲車擁從而來又妄誕淳○以下論祭祀神示

漢卿問天神地示之義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人傑

地祇看周禮作示字只是示見著見之義

地之神只是萬物發生山川出靈之類振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

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戶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會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子氣過了 賀孫

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霤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

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盖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户竈屬陽門行屬陰中霤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壯祖

或言鬼神之異曰世間亦有此等事無足怪味道舉以前日魂氣歸天體魄降地人之出入氣即魂也魄即精之鬼故氣曰陽魄曰陰人之死則氣散於空中之說問人死氣散是無蹤影亦無鬼神今人祭祀從何

而求之曰如子祭祖先以氣類而求以我之氣感召便是祖先之氣故想（饒本作祭）之如在此感通之理也味道又問子之於祖先固是如此若祭其他鬼神則如之何有來享之意否曰子之於祖先固有顯然不易之理若祭其他亦祭其所當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天子則祭天是其當祭亦有氣類烏得而不來歆乎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從氣類而祭烏得而不來歆乎今祭孔子必於學其氣類亦可想長孺因

說祭孔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置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用籩豆簠簋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

汪德輔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祖考來格若祭旁親及子亦是一氣猶可推也至於祭妻及外親則其精神非親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心感之而不以氣乎曰但所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

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壯祖

問人祭祖先是以已之精神去聚彼之精神可以合聚蓋為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故能如此諸侯祭國國之主與自家不相關然而也呼喚得他聚蓋為天地之氣便是他氣底毋就這毋上聚他故亦可以感通曰此謂無主後者祭時乃可以感通若有主後者祭時却也不感通用之曰若理不相關則聚不得他

若理相關則方可聚得他曰是如此又曰若不是因國也感他不得蓋為他元是這國之主自家今主他國土地他無主後合是自家祭他便可感通子蒙

問天地山川是有箇物事則祭之其神可致人死氣已散如何致之曰只是一氣如子孫有箇氣在此畢竟是因何有此其所自來蓋自厥初生民氣化之祖相傳到此只是此氣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後世有箇新

生底神道緣衆人心邪向它它便盛如狄仁傑只留吳太伯伍子胥廟壞了許多廟其鬼亦不能為害緣是他見得無這物事了因舉上蔡云可者欲人致生之故其鬼神不可者欲人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夔孫賜

錄畧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緜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昔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敝屋狼藉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

嚮因有人來而帷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壯祖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捧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纔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閧然以為不謁

廟之故其告以臟腑是食物不著關他甚事莫枉了

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來勸往云亦是從衆

其告以從衆何為不意公亦以此語其幸歸此去祖

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即奠其於祖墓之旁甚便又

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係勅額者則未可輕去賀孫

論鬼神之事謂蜀中灌口二郎廟當初是李冰因開離

堆有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

來初間封為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君遂

改封為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為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用得行今號為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封我為王當有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是一時用兵托為此說今逐年人户賽祭殺數萬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税錢利路又有梓潼神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大抵鬼神用生物祭者皆是假此生氣

為靈古人釁鐘釁龜皆此意漢卿云季通說有人射虎見虎後數人隨著乃是為虎傷死之人生氣未散故結成此形先生曰卭山廟極壯大亦是占得山川之秀寺在廟後卻幽靜廟基在山邊此山亦小但是來逺到此溪邊上外面羣山皆來朝寺基亦好大抵僧家寺基多是好處往往佛法入中國他們自會尋討今深山窮谷好處只得做僧寺若人家居必不可因言僧家虛誕向過雪峰見一僧云法堂上一木毬

纔施主來做功德便會熱其向他道和尚得恁不脫灑只要戀著這木毬要熱做甚因說路當可向年十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知之取而焚之後來又自有漢卿云後來也疎脫先生曰人只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私累鬼神如何不服賀孫○淳同

論及請紫姑神吟詩之事曰亦有請得正身出見其家小女子見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箇人事一

箇神只錄所問事目於紙而封之祠前少間開封而紙中自有答語這箇不知是如何義剛

問嘗問紫姑神云云曰是我心中有故應得應不得者是心中亦不知曲折也方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人傑○方錄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其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棄常

則妖興

朱子語類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魏繩曾

朱子語類卷四

性理一

人物之性氣質之性

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呼喚得都一般畢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此箇道理其傳猶未泯如劉定公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鄭子產論伯有為厲事其窮理煞精 廣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 大雅

天下無無性之物蓋有此物則有此性無此物則無此性 若海

問五行均得太極否曰均問人具五行物只得一行曰物亦具有五行只是得五行之偏者耳 可學

問性具仁義禮智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之道未知做人做物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虫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

濁氣間隔 德明

人物之性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 僩

物物運動蠢然若與人無異而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 當時所記改人之字為性字姑兩存之○節

或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已偏塞者不可使之通也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

物之别而卒謂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又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大雅

先生答黄商伯書有云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問理同而氣異此一句是説方付與萬物之初以其天命流行只是一般故理同以其二五之氣有清濁純駁故氣

異下句是就萬物已得之後說以其雖有清濁之不同而同此二五之氣故氣相近以其昏明開塞之甚遠故理絶不同中庸是論其方付之初集注是看其已得之後曰氣相近如知寒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子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他仁上有一點子明其他更推不去恰似鏡子其他處都暗了中間只有一兩點子光大凡物事稟得一邊重便占了

其他底如慈愛底人少斷制斷制之人多殘忍葢仁多便遮了義義多便遮了那仁問所以婦人臨事多怕亦是氣偏了曰婦人之仁只流從愛上去個

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為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為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如犬馬他這形氣如此故只會得如此事

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也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士毅錄作

以不能推言則不能無偏故吕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如猫相乳之類温公集載他家一猫又更差異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如世上昏愚人○廣

問氣質有昏濁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若在露地則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有所蔽塞有見有不見昏濁者是氣昏濁了故自

蔽塞如在蔀屋之下然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他形體所拘生得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却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只不會說話而已到得蠻獠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 僩

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

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僩

或說人物性同曰人物性本同只氣稟異如水無有不清傾放白碗中是一般色及放黑碗中又是一般色放青碗中又是一般色又曰性最難說要說同亦得要說異亦得如隙中之日隙之長短大小自是不同然却只是此日夔孫

人物之生天賦之以此理未嘗不同但人物之稟受自有異耳如一江水你將杓去取只得一杓將碗去取

只得一碗至於一桶一缸各自隨器量不同故理亦隨以異僩

問人則能推物則不能推曰謂物無此理不得只是氣昏一似都無了夔孫

天地間非特人為至靈自家心便是鳥獸草木之心但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耳敬仲

某有疑問呈先生曰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

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為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為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一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者通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

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為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為知覺為運動者此氣也為仁義為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今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梏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闢於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為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

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
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
物之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
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為也以是觀之尚何疑
哉有以集注或問異同為疑者答之如此未知是否
先生批云此一條論得甚分明昨晚朋友正有講及此
者亦已略為言之然不及此之有條理也　枅
子晦問人物清明昏濁之殊德輔因問堯舜之氣常清

明沖和何以生丹朱商均曰氣偶然如此如瞽瞍生
舜是也某曰瞽瞍之氣有時而清明堯舜之氣無時
而昏濁先生答之不詳次日廖再問恐是天地之氣
一時如此曰天地之氣與物相通只借從人軀殼裡
過來輔德
問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别
物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
此天命之全體乃為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

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銖

虎遇藥箭而死也直去不回虎是剛勁之物便死得也公正 僩

有飛蟻爭集於燭而死指而示諸生曰此飛而亢者便是屬陰便是成之者性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夫道

問人與物以氣稟之偏全而不同不知草木如何曰草

木之氣又别他都無知了廣

一草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人傑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心只是有無知覺處爾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裡至大而天地生出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地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天道福善禍淫

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曰人正大便也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處未嘗有些子小處又曰且如今言藥性熱藥何嘗有性只是他所生恁地道夫

徐子融以書問枯槁之中有性有氣故附子熱大黃寒此性是氣質之性陳才卿謂即是本然之性先生曰子融認知覺為性故以此為氣質之性性即是理有

性即有氣是他禀得許多氣故亦只有許多理才卿謂有性無仁先生曰此說亦是是他元不曾禀得此道理惟人則得其全如動物則又近人之性矣故呂氏云物有近人之性人有近物之性盖人亦有昏愚之甚者然動物雖有知覺才死則其形骸便腐壞植物雖無知覺然其質却堅久難壞廣

問曾見答余方叔書以為枯槁有理不知枯槁瓦礫如何有理曰且如大黄附子亦是枯槁然大黄不可為

附子附子不可為大黃 節

問枯槁之物亦有性是如何曰是他合下有此理故云天下無性外之物因行街云階磚便有磚之理因坐云竹椅便有竹椅之理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止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麼木則是甚麼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 賀孫

問枯槁有理否曰才有物便有理天不曾生箇筆人把

免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又問筆上如何分仁義曰小小底不消恁地分仁義節

問理是人物同得於天者如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曰固是有理如舟只可行之於水車只可行之於陸祖道

季通云在陸者不可以入水在水者不可以居陸在陸者陽多而陰少在水者陰多而陽少若出水入陸則龜獺之類是也端蒙

草木都是得陰氣走飛都是得陽氣各分之草是得陰

氣木是得陽氣木堅走獸是得陰氣飛鳥是得陽氣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又有得陽氣者如猿猴之類是也鳥又有得陰氣者如雉鵰之類是也唯草木都是陰氣然却有陰中陽陽中陰者端蒙

問物有夏秋間生者曰生得較遲他又自有箇小四時方子

問動物有知植物無知何也曰動物有血氣故能知植物雖不可言知然一般生意亦可默見若戕賊之便

枯悴不復悅懌(池本作澤)亦似有知者嘗觀一般花樹朝日照曜之時欣欣向榮有這生意皮包不住自迸出來若枯枝老葉便覺憔悴盖氣行已過也問此處見得仁意否曰只看戕賊之便彫瘁亦是義底意思因舉康節云植物向下(頭向下)本乎地者親下故濁動物向上(人頭向上)本乎天者親上故清獼猴之類能如人立故特靈怪如鳥獸頭多橫生故有知無知相半○(德明錄)錄云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

是也禽獸首多横所以無智此康節說

純叟言枇杷具四時之氣秋結菩蕾冬花春實夏熟才熟後又結蓓蕾先生顧謂德明曰如此看去意謂生理循環也○德明

冬間花難謝如水仙至脆弱亦耐久如梅花蠟梅皆然至春花則易謝若夏間花則尤甚矣如葵榴荷花只開得一日必竟冬時其氣貞固故難得謝若春夏間才發便發盡了故不能久又云大凡花頭大者易謝

果實亦然如梨樹極易得衰將死時須猛結一年實了死此亦是氣將脱也廣

看茄子内一粒是箇生性方

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模樣似恁地不是真有為之賦予者那得箇人在上面分付這箇詩書所説便似有箇人在上恁地如帝乃震怒之類然

這箇亦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降便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川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邪抑只是太極為萬化樞紐故萬物自然如此曰此與前只一意淳○以下論氣質之性

語厚之昨晚說造化為性不是造化已是形而下所以

造化之理是形而上蜚卿問純亦不已是理是氣曰是理天命之謂性亦是理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氣如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某問天命之謂性只是主理言纔説命則氣亦在其間矣非氣則何以為人物理何所受曰極是極是子思且就總會處言此處最好看可學

因看營等説性曰論性要須先識得性是箇甚麽樣物事必大錄此下云性畢竟無形影只是心中所有底道理是也程子性即理也此

說最好今且以理言之畢竟却無形影只是這一箇道理在人仁義禮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狀亦只是有如此道理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許多事出來所以能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也譬如論藥性性寒性熱之類藥上亦無討這形狀處只是服了後却做得冷做得熱底便是性便只是仁義禮智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又曰邵堯夫說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此說甚好葢道無

形體只性便是道之形體然若無箇心却將性在甚處須是有箇心便収拾得這性發用出來蓋性中所有道理只是仁義禮智便是實理吾儒以性為實釋氏以性為空若是指性來做心說則不可今人往往以心來說性須是先識得方可說必大録云若指有知覺為性只是說得心字如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為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謂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又曰

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只是渾然所謂氣質之性亦皆在其中至於喜怒哀樂却只是情又曰只管說出語言理會得只見事多却不如都不理會得底又曰然亦不可含糊亦要理會得箇名義著落 人傑○必大録小異

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主簿銷注縣尉廵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寛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

氣質亦相滚同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必大録此云有氣質之性無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無氣質之性亦做人不得　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為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

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你禀得氣如何然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孟子之論盡是說性善至有不善說是陷溺是說其初無不善後來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論性不論氣有些不備却得程氏說出氣質來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齊圓備了又曰才又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

好只是不合不說破箇氣質之性却只是做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又曰臯陶謨中所論寛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伯豐曰匡衡疏中說治性之道亦是說氣質當謂寛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功夫先生皆然之或問若是氣質不善可以變否曰須是變化而反之如人一已百人十

已干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僩）

人之所以生理與氣合而已天理固浩浩不窮然非是氣則雖有是理而無所湊泊故必二氣交感凝結生聚然後是理有所附著凡人之能言語動作思慮營為皆氣也而理存焉故發而為孝弟忠信仁義禮智皆理也然而二氣五行交感萬變故人物之生有精粗之不同自一氣而言之則人物皆受是氣而生自精粗而言則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

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無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無所知且如人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平正端直以其受天地之正氣所以識道理有知識物受天地之偏氣所以禽獸橫生草木頭生向下尾反在上物之間有知者不過只通得一路如烏之知孝獺之知祭犬但能守禦牛但能耕而已人則無不知無不能人所以與物異者所爭者此耳然就人之所禀而言又有昏明清濁之異故上知生知之資是氣清

明純粹而無一毫昏濁所以生知安行不待學而能如堯舜是也其次則亞於生知必學而後知必行而後至又其次者資禀既偏又有所蔽須是痛加工夫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後方能及亞於生知者及進而不已則成功一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只是爭這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以異矣某年十五六時讀中庸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一章因見吕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

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

做工夫方得 僩

問氣質之性曰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裡若無氣質

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之

者便是性 𥿉

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

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

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

不善孟子所謂性善周子所謂純粹至善程子所謂性之本與夫反本窮源之性是也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說方備人

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大抵此理有未分曉處秦漢以來傳記

所載只是說夢韓退之畧近似千有餘年得程先生兄弟出來此理益明且如唐劉知幾之子云注述六經之旨世俗陶陶知我者希不知其書如何說想亦是擔當不得如果能曉得此理如何不與大家知賀孫

性只是理氣質之性亦只是這裡出若不從這裡出有甚歸著如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固是心人心亦心也橫渠言心統性情人傑

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

而言之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却常在雖其方在氣中然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亦不相夾雜至論其徧體於物無處不在則又不論氣之精粗莫不有是理人

性非氣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道夫

蜚卿問氣質之性曰天命之性非氣質則無所寓然人之氣稟有清濁偏正之殊故天命之性亦有淺深厚薄之異要亦不可不謂之性舊見病翁云伊川言氣

質之性正猶佛書所謂水中鹽味色裡膠清又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所以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而某於太極解亦云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道夫○閎祖録云氣稟之偏難除釋氏云如水中鹽色中膠取不出也病翁愛説此

性即理也當然之理無有不善者故孟子之言性指性之本而言然必有所依而立故氣質之稟不能無淺

深厚薄之别孔子曰性相近也兼氣質而言 砥

天地間只是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縁氣質之禀各有清濁 去偽

人所禀之氣雖皆是天地之正氣但滚來滚去便有昏明厚薄之異盖氣是有形之物才是有形之物便自有美有惡也 廣

氣質之性便只是天地之性只是這箇天地之性却從那裏過好底性如水氣質之性如殺些醤與鹽便是

一般滋味 僩

問天理變易無窮由一陰一陽生生不窮繼之者善全是天理安得不善孟子言性之本體以為善者是也二氣相軋相取相合相乘有平易處有傾側處自然有善有惡故禀氣形者有惡有善何足怪語其本則無不善也曰此却無過丁復之曰先生解中庸大本云云曰既謂之大本只是理善而已才說人欲便是氣也亦安得無本但大本中元無此耳 大雅

問理無不善則氣胡為有清濁之殊曰才説著氣便自有寒有熱有香有臭儒用

二氣五行始何嘗不正只滚來滚去便有不正如陽為剛躁陰為重濁之類○士毅

氣升降無時止息理只附氣惟氣有昏濁理亦隨而間隔德明

人性本善無許多不美不知那許多不美是甚麼物事振

問趙書記一日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曰孟子言
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
起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
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
須有兩樣便自說不得因問天命之謂性還是極本
窮原之性抑氣質之性曰是極本窮原之性天之所
以命只是一般緣氣質不同遂有差殊孟子分明是
於人身上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要見得本原皆

善浩

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禀不同且如天地之運萬端而無窮其可見者日月清明氣候和正之時人生而禀此氣則為清明渾厚之氣須做箇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氣人若禀此氣則為不好底人何疑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氣禀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性善不言氣禀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前氣

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要力去用功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責沈言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璘

問孟子言性善伊川謂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伊川謂是氣質之性固已曉然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不知是極本窮原之性是氣質之性曰性也只是一般天之所命何嘗有異正緣氣質不同便有不相似處故孔子謂之相近孟子恐人謂性元來不相似遂於氣質內挑出天之所命者說與人道性無有不善即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也 浩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

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麄說得疎畧孟子不曾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義剛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子只見得不好底揚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韓子所言却是說得稍近蓋荀揚說既不是韓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說然惜其言之不盡少得一箇氣字耳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蓋謂此

也 行ㄉ

孟子未嘗說氣質之性程子論性所以有功於名教者以其發明氣質之性也以氣質論則凡言性不同者皆氷釋矣退之言性亦好但不知氣質之性耳 人傑

亞夫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於張程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裡有三

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因舉横渠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又舉明道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且如只說箇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却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禀如此若

不論那氣這道理便不周匝所以不備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却不論那一原處只是這箇道理又却不明此自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理會得後都無人說這道理謙之問天地之氣當其昏明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明駁雜否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理管他不得如這理寓於氣了日用間運用都由這箇氣只是氣强理

弱譬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縣硬自捉縛須要他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那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時舉○柄錄云

問天地之性既善則氣稟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無不善才賦於氣質便有清濁偏正剛柔緩急之不同蓋氣強而理弱理管攝他不得如父子本是一氣子乃父所生父賢而子不肖父也管他不得又如君臣同心一體臣乃君所命上欲行而下阻格上之人亦不能一一去督責得他

問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將性對

氣字看性即是此理理無不善者因墮在形氣中故有不同所謂氣質之性者是如此否曰固是但氣稟偏則理亦欠闕了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所謂勝者莫是指人做處否曰固是又問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性命能順天理否曰固是又問橫渠論氣質之性却分曉明道生之謂性一章却難曉曰它中間性有兩

三說須子細看問云生之謂性它這一句且是說稟受處否曰是性即氣氣即性它這且是滚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别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又問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云云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看來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它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

無惻隱這箇便是惡德這箇喚做性却不是如墨子
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箇便是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又問生之謂性人生而静以
上云云便已不是性也看此幾句是人物未生以前
說性不得性字是人物已生方著得性字故才說性
便是落於氣而非性之本體矣曰它這是合理氣一
滚說到孟子說性便是從中間幹出好底說故謂之
善又問所謂繼之者善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

有流而至海云云曰它這是兩箇譬喻水之就下處它這下更欠言語要須為它作文補這裡始得它當時只是滚説了葢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説到得説水之清却依舊是譬喻問它後面有一句説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意却分曉曰固是它這一段説得詳了又問此理天命也它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説則是純指

上面天理而言不離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夔孫
先生言氣質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
則清以不淨之器盛之則臭以汙泥之器盛之則濁
本然之清未嘗不在但既臭濁猝難得便清故雖愚
必明雖柔必強也然用氣力然後能至某嘗謂原性
一篇本好但言三品處欠箇氣字欠箇來歷處却成
天合下生出三般人相似孟子性善似也少箇氣字

砥○伯羽録云大抵孟子說話也間或有些子不都是處只被他才高當時無人抵得他告子口更不曾得開

性如水流於清渠則清流入汙渠則濁氣質之清者正者得之則全人是也氣質之濁者偏者得之則昧禽獸是也氣有清濁人則得其清者禽獸則得其濁者人大體本清故異於禽獸亦有濁者則去禽獸不遠矣節

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

者為聖為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其氣之濁者為愚為不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物亦有是理又如寶珠落在至汙濁處然其所禀亦間有些些明處就上面便自不昧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獺之報本雎鳩之有別曰仁獸曰義獸是也儒用

理在氣中如一箇明珠在水裡理在清底氣中如珠在那清底水裡面透底都明理在濁底氣中如珠在那

濁底水裡面外面更不見光明處問物之塞得甚者雖有那珠如在深泥裡面更取不出曰也是如此_{胡泳}

敬子謂性所發時無有不善雖氣禀至惡者亦然但方發之時氣一乘之則有善有不善耳僴以為人心初發有善有惡所謂幾善惡也初發之時本善而流入於惡者此固有之然亦有氣禀昏愚之極而所發皆不善者如子越椒之類是也且以中人論之其所發之不善者固亦多矣安得謂之無不善邪曰不當如

此說如此說得不是此只當以人品賢愚清濁論有合下發得善底也有合下發得不善底也有發得善而為物欲所奪流入於不善底極多般樣今有一樣人雖無事在這裡坐他心裡也只思量要做不好事如蛇虺相似只欲咬人他有甚麽發得善明道說水處最好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流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濁之少者只可如此說個

或問氣稟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

問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

來又曰孟子言人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知人何故與禽獸異又言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不知人何故與牛犬異此兩處似欠中間一轉語須著說是形氣不同故性亦少異始得恐孟子見得人性同處自是分曉直截却於這些子未甚察又曰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若論其至不可只靠一邊如了翁之說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之說則人皆委之於生質

更不修為須是看人功夫多少如何若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也須著如此說方盡閎祖

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嘗多而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遜是非之心為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為聖人也閎祖

性有濁者如得木氣多者仁較多金氣多者義較多揚
先生曰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
如何曰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曰金水內明
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可學
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
通於彼而塞於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
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虎豹只知父子
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然或知孝於親而薄於他人

如明皇友愛諸弟長枕大被終身不變然而為君則殺其臣為父則殺其子為夫則殺其妻便是有所通有所蔽是他性中只通得一路故於他處皆碍也是氣禀也是利害昏了又問以堯為父而有丹朱以鯀為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如算命推五星陰陽交際之氣當其好者則質美逢其惡者則不肖又非人之氣所能與也 僴

問人有強弱由氣有剛柔若人有技藝之類如何曰亦是氣如今人看五行亦推測得些小曰如才不足人明得理可為否曰若明得盡豈不可為所謂克念作聖是也然極難若只明得一二如何做得曰溫公論才德如何曰他便專把朴者為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可學

或問人稟天地五行之氣然父母所生與是氣相值而然否曰便是這氣須從人身上過來今以五行枝幹

推筭人命與夫地理家推擇山林向背皆是此理然又有異處如磁窰中器物聞説千百件中或有一件紅色大段好者此是異禀惟人亦然瞽鯀之生舜禹亦猶是也人傑

問臨漳士友録先生語論氣之清濁處甚詳曰粗説是如此然天地之氣有多少般問堯舜生丹均瞽瞍生舜事恐不全在人亦是天地之氣曰此類不可曉人氣便是天地之氣然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

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而有之德明

亞夫曰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先生以為然節

人性如一團光煨在灰裡撥開便明椿

問氣稟云云曰天理明則彼如何著得可學

問人有常言某人性如何某物性如何某物性熱某物性冷此是兼氣質與所稟之理而言否曰然僩

問指屋柱云此理也曲直性也所以為曲直命也曲直是說氣稟曰然可學

質並氣而言則是形質之質若生質則是資質之質復
舉了翁責沈說曰他說多是禪不知此數句如何慿
說得好義剛
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以有聖愚之異命
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參差不齊是以五福
六極值遇不一端蒙○以下兼言命
安卿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曰也都相
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

命
夫道

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夀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僩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所為也曰固然性則命之理而已僩

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淳○寓録少異

命之一字如天命謂性之命是言所稟之理也性也有命焉之命是言所稟之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也伯羽

問天命謂性之命與死生有命之命不同何也曰死生有命之命是帶氣言之氣便有稟得多少厚薄之不同天命謂性之命是純乎理言之然天之所命畢竟皆不離乎氣但中庸此句乃是以理言之孟子謂性也有命焉此性是兼氣稟食色言之命也有性焉此命是帶氣言之性善又是超出氣說淳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便英爽稟得敦厚者便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久長者便壽稟得衰頽薄濁者（一本作衰落孤單者便為貧為賤為夭）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箇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又曰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

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也備嘗謂命譬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一般差去做官性譬如職事一般郡守便有郡守職事縣令便有縣令職事職事只一般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多職事別本云道理只一般氣稟譬如俸給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三兩年一任又再任者夭者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做官便有許多物一齊趁一作隨後來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

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如稟得氣清明者這道理只在裡面稟得昏濁者這道理也只在裡面只被昏濁遮蔽了譬之水清底裡面纖毫皆見渾底便見不得孟子說性善他只見得大本處未說得氣質之性細碎處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只論性不論氣便不全備論性不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

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箇氣字寓○淳録自橫渠以下同

問顔淵不幸短命伯牛死曰命矣夫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如此之命與天命謂性之命無分别否曰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質要之皆天所付予

孟子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但當自盡其道[redacted]
之命皆正命也因問如今數家之學如康節[redacted]
皆一定而不可易如何曰也只是陰陽盛衰[redacted]
理大數可見然聖賢不曾主此説如今人説[redacted]
數謂他説一事一物皆有成敗之時都説得[redacted]
木之[redacted]
或問亡之命矣夫此命是天理本然之命否曰此[redacted]
氣稟之命富貴死生禍福貴賤皆稟之氣而不[redacted]

易者祖道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與五十知天命兩命字如何曰不知命亦是氣稟之命知天命則是聖人知其性中四端之所自來如人看水一般常人但見為水流聖人便知得水之發源處祖道

聞一問亡之命矣夫此命字是就氣稟上說曰死生壽夭固是氣之所稟只看孟子說性也有命焉處便分曉擇之問不知命與知天命之命如何曰不同知天命謂知其理之所自來譬之於水人皆知其為水聖

人則知其發源處如不知命處却是說死生壽夭貧富貴賤之命也然孟子又說當順受其正若一切任其自然而立乎巖墻之下則又非其正也因言上古天地之氣其極清者生為聖人君臨天下安享富貴又皆享上壽及至後世多反其常衰周生一孔子終身不遇壽止七十有餘其稟得清明者多夭折暴横者多得志舊看史傳見盜賊之為君長者欲其速死只是不死為其全得壽考之氣也人傑

履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因問得清明之氣為聖賢昏濁之氣為愚不肖氣之厚者為富貴薄者為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無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得運使然邪抑其所禀亦有不足邪曰便是禀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禀得那高底則貴禀得厚底則富禀得長底則夀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為聖人然禀得那低底薄底所以

貧賤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又
問一陰一陽宜若停匀則賢不肖宜均何故君子常
少而小人常多曰自是他那物事駁雜如何得齊且
以撲錢譬之純者常少不純者常多自是他那氣駁
雜或前或後所以㧞不能得他恰如何得均平且以
一日言之或陰或晴或風或雨或寒或熱或清爽或
鶻突一日之間自有許多變便可見矣又問雖是駁
雜然畢竟不過只是一陰一陽二氣而已如何會恁

地不齊曰便是不如此若只是兩箇單底陰陽則無不齊緣是他那物事錯揉萬變所以不能得他恰好又問如此則天地生聖賢又只是偶然不是有意矣曰天地那裡說我特地要生箇聖賢出來也只是氣數到那裡恰相湊著所以生出聖賢及至生出則若天之有意焉耳又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否曰也說得來自是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且如面前事也自是好底事少惡底

事多其理只一般個

敬子問自然之數曰有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賤氣長者則壽氣短者則夭折此必然之理問神仙之說有之乎曰誰人說無誠有此理只是他那工夫大段難做除非百事棄下辦得那般工夫方做得又曰某見名寺中所畫諸祖師人物皆魁偉雄傑宜其傑然有立如此所以妙喜贊其禪師有曰當初若非這箇定

是做箇渠魁觀之信然其氣貌如此則世之所謂富貴利達聲色貨利如何籠絡得他住他視之亦無足以動其心者或問若非佛氏收拾去能從吾儒之教不知如何曰他又也未是那無文王猶興底只是也須做箇特立獨行底人所為必可觀若使有聖人收拾去可知大段好只是當時吾道黑淬淬地只有些章句詞章之學他如龍如虎這些藝解都束縛他不住必決去無疑也煞被他引去了好人可畏可畏個

問富貴有命如後世鄙夫小人當堯舜三代之世如何得富貴曰當堯舜三代之世不得富貴在後世則得富貴便是命曰如此則氣禀不一定曰以此氣遇此時是他命好不遇此時便是有所謂資適逢世是也如長平死者四十萬但遇白起便如此只他相撞著便是命可學

問前日嘗說鄙夫富貴事今云富貴貧賤是前定如何曰恁地時節氣亦自別後世氣運漸乖如古封建畢

竟是好人在上到春秋乃生許多逆賊今儒者多歎息封建不行然行著亦可慮且如天子必是太平聖哲為之後世如秦始皇在上乃大無道人如漢高祖乃崛起田野此豈不是氣運顛倒問此是天命否曰是可學

人之稟氣富貴貧賤長短皆有定數寓其中稟得盛者其中有許多物事其來無窮亦無盛而短者若木生於山取之或貴而為棟梁或賤而為廁料皆其生時

所禀氣數如此定了揚

朱子語類卷四